



皇清經解附錄一千三百六十一

學海堂

孝經義疏

儀徵阮福著

陸氏所謂古文出於孔氏壁中者本於漢書藝文志藝文志曰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孔安國悉得其書以古文尚書獻之福案安國未獻孝經至孝昭帝時始爲魯國三老所獻何以明之漢許沖爲其父慎上說文表云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謹撰具一篇并上等語據此是漢許沖受之於其父慎慎又受之於衛宏此是最真之古文孝經非劉知幾所主之古文孔傳惜今失其傳矣

皇清經解

卷五百一

阮部郎孝經義疏

一

聖人以孝名經以經傳孝者何也說文云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爾雅釋訓云善父母爲孝又釋名引孝經說曰孝畜也畜養也此漢所見孝經古說也孝字首見於諸經者莫古於虞書克諧以孝是此字造於黃帝時而堯舜更重之堯之傳舜首以孝重此真堯舜相傳之道實有馮據非空言傳道也又案經字說文云經織從絲也漢書五行志及司馬遷傳注皆云經常法也大戴禮曰南北曰經是聖人以孝固如織之有從絲曰經亦謂天下古今當奉之爲常法循之爲大道故曰經至於以經爲書之名目實自孝經始此名目又自本經三才章夫孝天之經也之經字出矣古書易書詩禮春秋當孔子時並無五經之名惟此書言孝道則肇名曰經是孔子自名之也然

則後世各書名經者皆以此爲始道釋二氏之名經皆襲自儒經也史記老子傳但云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義意五千餘言亦未名經然經亦可稱傳古人引書一切皆可稱曰傳如孟子梁惠王兩見於傳有之是以漢書翟方進傳成帝册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據此是稱孝經爲傳又云方進上疏乞骸骨上報曰傳不云乎朝過夕改是又稱論語爲傳矣以此可證經亦稱傳之確義也非孝經古不稱經也孝經本行於周秦之間故蔡邕明堂月令論引魏文侯孝經傳并引孝經經文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又呂氏春秋先識覽引諸侯章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皇清經解

卷三首字

阮部郎孝經義疏

二

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三十八字迄秦火後復出於顏芝之手顏貞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諸儒遞傳鑿然可據且史記魏文侯受子夏經義義故爲孝經傳此乃孝經百家傳注義疏之祖陸德明力陳兩漢傳述之人而未及子夏魏文侯是爲遺漏宋時注應辰胡宏並呂覽明堂論亦未寓目而疑孝經有譌何其妄也

陸氏釋文所釋者乃鄭注今文故首出鄭氏二大字注云相承解爲鄭元福案孝經相傳爲鄭元注陸澄辨以爲非有十二驗言之甚詳其非康成所注無疑然既曰鄭氏則必有其人決非空署姓氏今考宋王應麟困學紀聞玉海始引國史志謂注孝經之鄭氏爲鄭小同唐劉肅大唐新語始謂序鄭注者爲康成

裔孫此二事確有可據福案後漢書鄭元傳云會黃巾寇奇部乃避地徐州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元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盂恩曰吾家舊貧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燕豫之域遂博稽六藝租覽傳記時觀秘書緯術之奧入此歲來已七十矣案之禮典合便傳家家事大小汝一承之所好羣書率皆腐敗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傳又云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據此康成家舊貧而幼去廝役之吏自游學始爲通儒其先世固無講學者卽子盂恩亦但傳以家事不聞傳學且羣書不得寫定傳與其人其人是非盂恩可知傳又云孔融在北海爲黃巾所圍盂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元以其手文似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阮都郎孝經義疏

三

己名之曰小同據此康成戒盂恩書在七十歲時康成卒年七十四爲建安五年庚辰小同爲遺腹子名爲康成所命是盂恩卒在康成之前其未傳學更顯矣范書傳雖云凡元所注內有孝經然謝承書載元所注不言孝經也三國魏志高貴鄉公傳稱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帥禮不忒以爲五更又魏名臣奏載太尉華歆表曰文皇帝旌錄先賢拜元適孫小同以爲郎中小同年逾三十少有合質學綜六經行著鄉邑色養其親據此是小同非但通經且以孝聞以此諸證推之注孝經之鄭氏當是小同無疑小同注今沒入唐注中但其序文尙有廿八字見唐劉肅大唐新語內曰僕避難於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劉肅斷之曰蓋康成裔孫所

作也福審此裔孫之言實爲可據然所謂僕者裔孫自謂也先人者指小同也若以爲指康成則陸澄十二驗已明非康成若云益恩則益恩無經術然則非小同而誰所謂避難者當是小同之子孫避難在魏晉之間劉肅惑於十道志以此序避難南城山卽康成避難徐州則猶以注孝經者爲康成矣三國志高貴鄉公傳正元二年小同爲侍中計爲侍中時年已五十餘其年逾三十學綜六經則注孝經當在三十前後也又玉海引鄭氏孝經序二十五字曰孝經者三才之經緯五行之綱紀孝爲百行之首經者至易之稱計陸氏音義皆是鄭注音義內所出鄭氏注文五百八十六字見於今唐明皇注內爲元行沖邢昺所留者六十三字不見於今唐注內者五百二十一字可見唐皇清經解

卷五音字

阮部郎孝經義疏

四

注刪鄭注者甚多今鄭注被刪者不可見而尙有五百二十一字見於陸氏音義之中片言隻字皆是漢人所遺亟可寶貴福今全依經典釋文本補錄於音義之中以見尙有典型惟陸氏出字大半皆是翦截而出間有成句可見義理者如三才章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若文王敬讓於朝虞芮推畔於田則下效之師尹若冢宰之屬也尙可窺見一斑其餘未敢牽綴衍助以成文理學者惟當就其可推測者推測之則猶得見鄭氏之古義至於鄭注之見引於各經正義及北堂書鈔文選注等書內而非明皇之注曾經余氏古經解鈎沈臧氏鄭注輯解所錄今亦備加采引附於各章各句之下以存鄭氏注之遺至於唐注中除釋文因鄭注已出之字之外無多應出應加音義之字可

見唐注務翦繁蕪於古義太多刊落也

邢昺署銜下言奉勅校定注疏未直言邢昺疏且序云奧旨微言已備解乎注疏又云今特翦截元疏是邢昺但校定翦截元行冲疏而雜以己意名爲講義並非攘元疏爲己疏惟元之本疏及邢所校定者今無區別是以後人但曰邢疏而罕言元疏也又案唐書元行冲傳元宗自注孝經詔行冲爲疏立於學官宋史邢昺傳咸平二年始置翰林侍講學士以昺爲之受詔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及成並加階勳又云昺在東宮及內庭侍上講孝經禮記論語書易詩左氏傳據傳疏敷引之外多引時事爲喻深被嘉獎元行冲傳是明言奉詔爲疏邢昺傳是明言奉詔校定又言據傳疏敷引據皇清經解卷三十一阮部郎孝經義疏

五

此更可見邢實爲校定并未爲疏今本元疏邢校合而爲一原難分割但御製序前列唐明皇撰宋邢昺校卷一至卷九經文前列唐明皇御注陸德明音義宋邢昺校是經內陰文注字是屬明皇陰文音義二字是屬陸德明陰文疏字自是屬元行冲而行冲未列名若屬邢昺則列名又是校字非疏字檢論語爾雅每卷前邢昺列名皆直寫疏字此獨言校者更可見矣然此疏字究無著處福今擅將陸德明音義下宋邢昺校上補增元行冲疏四字以正唐儒之名德明爲隋末唐初人是音義在明皇注前行冲爲明皇時人故補列名當次於德明之後至於元行冲亦必以皇侃爲本固無從分別且隋書經籍志爲孝經義疏者有梁武帝十八卷簡文帝五卷蕭子顯一卷又趙景詔徐

孝克何約之王元規何妥亦皆有義疏今雖皆亡然據此則又可知作義疏者非皇侃一人也

班固白虎通曰已作春秋後作孝經何欲專制正於孝經也夫孝者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三國蜀志秦宓傳宓曰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此皆漢人言春秋孝經相輔之大義也

經典序錄內無虞翻惟有虞槃佑字弘猷高平人東晉處士未聞虞翻有孝經注說明皇序未知所本

南史陸澄傳有與王儉書云世有一孝經題爲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眾書亦無孝經且爲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儉答曰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皇清經解

卷三頁中

阮部郎孝經義疏

六

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竝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福案陸澄譏非康成之注其論十二驗最確然疑孝經爲小學則非是王儉之言是也

開宗明義章下鄭注本無第一二字有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可證釋文則唐初之書可據也自天子章至喪親章皆當無次第數目有次第數目當是明皇所增故石臺本開成石經皆有之漢書匡衡傳引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據此則孝經分章漢時已有非自皇侃始惟開宗等字不知爲何時人所加耳樂歌竟爲一章案今本說文無歌字

尼音夷字作旦古夷字書堯典厥民夷平也蓋孔子首頂之平

若尼丘山頂之平故以爲字尻許慎說文曰尻處也从尸得几而止引孝經曰仲尼尻尻謂閑居如此臧氏鏞堂孝經鄭氏解輯本曰按尻當作居此因釋文上云說文作尻因并改鄭注非鄭作尻福案說文尻乃許氏受衛宏之真古文孝經但凡經中尻字皆隸變爲居不能改矣又按說文森字許氏讀若曾魯之魯所林反音灼讀如宋昌參乘之參初三反陸氏云音同義別今音亦別者古音驂魯無別特音分輕重耳若曾子字子輿則當義在所林反之驂魯星取三星相連之義參乘取三人同輿之義其實魯星參乘皆有三字之義而三魯驂亦皆同音是音義皆無別矣

曾子大孝云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

皇清經解

卷五言卒

阮部郎孝經義疏

七

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今子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憂色故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福謂此篇乃見孔子傳曾子曾子傳門人以孝經大義之實據論語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卽不敢毀傷之義曾子制言下篇曰君子不犯禁而入人境不通患而出危邑則秉德之士不調矣故君子不調富貴以爲己說不乘貧賤以居己尊凡行不義

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嚮爾寇盜則吾與慮又立事篇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此亦不敢毀傷之義又大孝篇曰刑自反此作家大人注曰違反孝道則刑戮及身此亦不敢毀傷之義也孔子爲弟子講學皆曰以不敢二字爲義故孝經十八章自天子至於庶人凡言不敢者九不敢毀傷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不敢遺小國之臣不敢侮於鰥寡不敢失於臣妾是也會子謹守孔子之訓故會子十篇凡言不敢者十有八不敢忘其親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專也不敢改父之道不敢臣三德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君子頃步之皇清經解

卷五言平

阮部郎孝經義疏

八

不敢忘也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始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己達善而不敢爭辨不敢外交不敢求遠不敢言大是也又案儀禮士喪禮鬻蚤埋於坎此亦是生前不敢毀傷之義且卽是全受全歸之本義也

揚名福案古聖賢以名爲重易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禮記云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又云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會子大孝篇曰父母旣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舉此數則皆可證孝經孔子此語之義而會子之說則傳自孝經也中于事君事君當忠也故會子本孝篇會子曰忠者其孝之本

與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引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此曾子受孔子中於事君之教有忠孝二德之據也

明皇本刑於四海釋文鄭注本皆作形字臧氏曰按惡讀烏路反者唐注也舊讀如字必鄭注陸爲鄭作音不當先言烏路反此類皆後人改竄故稱舊以存陸氏原本耳鄭作形注云形見唐本作刑注云法也釋文有法也二字亦淺人所加孝經序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形於四海此參用鄭本也正義曰經作刑刑法也此作形形猶見也義得兩通可與釋文本互證然此經形于四海猶應感章光于四海當從鄭作形唐本作刑非也又凡古文經作于今文及傳注作於論語孝經皆傳也今皇清經解

卷三言卒

阮部郎孝經義疏

九

孝經又今文故字皆作於而不當作于此章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與應感章通於神明光于四海於于字前後皆錯見非也考此章石臺本唐石經岳本皆作刑于四海蓋因詩思齊有刑于之文相涉誤改庶人章正義作加於百姓刑於四海當據以訂正福謂鄭注形見唐注刑法唐注訓法義長至于字之假借無定形亦可通訓爲法刑亦可通訓爲見

福案孝經重敬字敬字凡二十二見而首見於此擊經室續集釋敬云古聖人造一字必有一字之本義本義最精確無弊敬字从苟从支苟篆文作苟音亟非苟也苟卽敬也加支以明擊敕之義也警从敬得聲得義故釋名曰敬警也恆自肅警也此訓最先最確蓋敬者言終日常自肅警不敢怠逸放縱也故周

書謚法解曰夙夜警戒曰敬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書曰節性惟日其邁日邁者日乾乾也國語敬姜論勞逸之義爲千古至言孔子歎之此敬姜之所以謚爲敬也欲知敬字之古訓本義試思敬姜之論卽明矣非端坐靜觀主一之謂也故以肅警無逸爲敬凡服官之人讀書之士所當終身奉之者也福謂家大人釋敬字主于支苟之義孝經此敬字後人未有不以爲心中恭敬之義者但敬父敬兄敬君若專主心中恭敬說則仍是空言非曾子立事之義必須如釋敬所言方實在事上言之譬如敬父則服勞奉養先意承志能竭其力居處懽愉之類時時苟支非但心存恭敬已也敬君則日贊贊襄驅馳鞅掌夙夜匪懈王事靡盬之類時時苟支非但心存恭敬已也故此章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阮部郎孝經義疏

十

未引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與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同也會子立孝篇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卽曾子受孔子孝經之義也福謂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人字包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而言明皇注不如正義所引孔傳義爲長經言天子不敢惡慢於人非使人不敢各惡慢其親也禮記中庸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九經卽不敢惡慢之要道也百姓四海曰天子尙不敢惡慢於我之親我豈可不愛敬我親此德教形于也百姓四海各盡孝道不敢犯上作亂則天子亦永保四海得以常奉先王之郊祀宗祀也孔子于諸侯卿大夫士則曰然後能保其社稷然後能守其宗廟然後能保其祿位於天子但曰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不言然後能

保其四海者此孔子春秋尊王之義孔子時王室更弱幾於不保不肯斥言正所謂志在春秋行在孝經非不煩言保也諸侯之社稷天子可予奪之卿大夫之祿位諸侯能予奪之保守者能盡孝道不致爲上所奪爲下所犯也故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所以維持上下封建也愛親者不敢敬親者不敢二者字乃泛指未嘗斥言天子而實首言天子之事此天子所以亦當戰戰兢兢以保天下四海卽二不敢之義也此堯舜夏商相傳至周公孔子之至德要道非別有不易知之道也又案孟子云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福謂孔子于經則不敢斥言之至於孟子是子書故可直言之孟子此言蓋孔門口授之大義孟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阮部郎孝經義疏

十一

子始著之于書也仁以孝爲先故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仁孝同也家大人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八字實爲至聖之微言實有傳授非緯書家所能撰托蓋春秋以帝王大法治之于已事之後孝經以帝王大道順之于未事之前皆所維持君臣安輯家邦者也君臣之道立上下之分定于是一乎聚天下之士庶人而屬之君卿大夫聚天下之君卿大夫而屬之天子上下相安君臣不亂則世無禍患民無傷危矣卽如百乘之家不敢上僭千乘千乘之國不敢上僭萬乘則天下永安矣且千乘之國不降爲百乘百乘之家不降爲庶人則天下更永安矣論語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

本與論語此章卽孝經之義也不孝則不仁不仁則犯上作亂無父無君天下亂兆民危矣春秋所以誅亂臣賊子者卽此義也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上下交征利千乘之國百乘之家皆弑其君不奪不厭此首章亦卽孝經之義孔孟正傳在此戰國以後縱橫兼并秦祚不永由于不仁不仁本于不孝故至于此也賈誼知秦之不施仁義而不知秦之本于不知孝經之道也

孔傳雖出晉人但史記周本紀曰五刑之屬三千命曰甫刑又曰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正義引鄭康成曰書說云周穆王以甫侯爲相漢書古今人表甫侯作呂侯此則孝經呂作甫之據也宋胡宏疑孝經引詩書爲後人所增果爲後人所增斷不能

皇清經解

卷三頁平

阮部郎孝經義疏

主

書呂刑爲甫刑暗與史記合也又尙書大傳以呂刑爲甫刑趙岐注孟子盡信書引呂刑亦作甫刑臧氏琳曰此今文學也又案孔子獨於此處引書經此篇此二句者似有深意就正文論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本是天子言德言順之正語但引篇名而見刑字則寓有反是之義蓋是時王室道衰聖人不敢斥言其道已反也反與順相對堯典所云堯舜之道以孝德治天下而生其順也尙書載呂刑者古天子不得已作刑而制其反也五刑章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卽反言不順之義正與此處所引甫刑之義顯然相證曾子大孝篇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卽曾子受孔子孝經之大義也否則此章孔子引堯典百姓昭明協和萬邦豈不甚合而乃獨引甫刑爲何故耶又案

五經算術上引鄭注云億萬曰兆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
臧氏云釋文離音力智反則不字後人所加唐注云富貴常在其
身正義謂此依王肅注則王肅本亦無不字何也蓋常在其
身者謂常麗著其身也易彖傳離麗也象傳離王公也鄭作麗
梁武力智反此經云富貴離其身猶諫爭章云則身離於合名
釋文於彼亦音力智反標經無不字可前後互證知不離之文
非古矣石臺本唐石經皆有不字福謂此不然也臧謂離力智
反當爲麗著之義其實古人仄聲亦可訓分離此經文明明有
不字且不字與不危不溢相應不離與長守相應安可以釋文
力智反卽拘泥爲無不字乎又況呂覽引此明明有不字乎若
以明皇注常在爲麗著之證則石臺石經皆有不字不麗著更
皇清經解

卷五言卒

阮部郎孝經義疏

三

不成詞矣

福謂曾子立事篇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句又居上位而
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此卽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
度滿而不溢之義荀子宥坐篇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
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
孔子喟然嘆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
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無世
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卽滿而不溢之義老子昔之
得一章曰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蹙此言不富不貴不高不
滿但祇可謂一介之士若諸侯則自有天子所封之社稷爵位
祖父所傳之富貴雖欲不富不貴不高不滿而有所不能所謂

不離其身也惟當不驕不危不溢方是聖人維持封建中庸之道也若專主卑虛卽是老子之學又案呂氏春秋先識覽曰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吳公子光又率師於楚人戰於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又反伐逞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爲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皇清經解

卷三 孝經

阮部郎孝經義疏

古

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福案此秦人引孝經之最古者尤可見孔子以春秋孝經相輔爲教之至意也呂氏之書多采春秋時故書古說此亦必孝經古說之遺而呂氏采之者也如知孝經不危不溢保和之義則無雞父之戰不保之危矣故凡春秋二百數十年中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不保社稷祭祀祿位者皆可以此例推之矣漢班固白虎通社稷篇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眾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奠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孝經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應劭風俗通引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

徧敬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稷者五穀之長五穀眾多不可徧祭故立稷而祭之謹案春秋左氏傳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蔬果故立以爲稷正也周棄亦以爲稷正也周棄亦以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禮緣生以事死故社稷人祀之也則祭稷穀不得稷米稷反自食也而邾文公用鄆子於次睢之社司馬子魚諫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祭以爲人也民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詩云吉日庚午既伯既禱豈復殺馬以祭馬乎孝經之說於斯悖矣米之神爲稷故以癸未日祠稷於西南水勝火爲金相也此亦漢班氏應氏說孝經古義也孟子是故得乎巨民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趙注云諸侯爲危社稷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也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六

阮部耶孝經義疏

五

福謂諸侯危社稷則變置其子奪在天子所以不危不溢然後能保其社稷孔孟相傳之道蓋可見也

孔曾之學皆主戒懼故曾子立事篇曰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詭嗜欲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又曰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又也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也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也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孝經十八章曾子十篇皆無泰然自得氣象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是曾子一生皆守孝經戰戰兢兢之大義以至於沒世也且孔曾拖紳易簣皆聖賢

中庸之道然則後人侈言無疾坐逝之類皆非儒術矣
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二擇字當讀爲厭數之數厭數卽詩所云
在彼無惡在此無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也詩思齊古之人無
斃譽髦斯士鄭氏箋引孝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明之釋文
鄭作擇此乃鄭讀孝經之擇爲斃而漢時毛詩本亦有作擇者
故孔疏曰箋不言字誤也

曾子立事篇不服華色之服不稱懼惕之言又云君子出言鄂
鄂行身戰戰本篇惡言不出於口此皆是非先王之法服不
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之義也論
語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此言爲子者不敢妄爲
非法非道貽憂於父母唯其疾病方可以使父母憂之也家大

皇清經解

卷五 百卒

阮部郎孝經義疏

六

人曰卿大夫之孝以保守其家之宗廟祭祀爲孝知此爲孝則
不敢作亂則不敢不忠不仁不義不慈齊之慶氏魯之臧氏皆
叛於孝經者也儒者之道未有不以祖父廟祀爲首務者也曾
子無廟祀而啟其手足亦此義也又案荀子大略篇曾子曰孝
子言爲可聞行爲可見言爲可聞所以說遠也行爲可見所以
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此
亦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之義也福謂無口過無怨惡乃申明口
無擇言身無擇行之義卿大夫以守宗廟爲孝謂非止于父母
生前之愛敬也且宗廟有祖在孝祖卽孝父母也庶人始祭于
寢未有身爲卿大夫而無宗廟者也身爲卿大夫上事君下治
民中有僚友若言行無德無法必獲罪致禍春秋之世出奔絕

祀由于言行無德法者甚多矣若能奉孔子此言則能守宗廟矣故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也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福謂不娶無後致絕祖宗血食自是不孝若實有其後人而不能奉祖宗之祭祀以致不保不守亦謂之無後故此後字亦不拘於不娶無後解論語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注曰爲後立後也左傳襄公二十三年紇不佞失守宗祧紇之罪不及不祀注曰言應有後此皆確證也

公羊定公四年傳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何休解詁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而父以無罪爲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孝經云資於事父以皇清經解

卷五

阮部郎孝經義疏

七

事母莊公不得報讎文姜者母所生雖輕於父重於君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得絕不得殺徐彥疏引鄭氏孝經注曰資者人之行也注四制云資猶操也然則言人之行者謂人操行也云云之說具於孝經疏福案徐彥乃晚唐人彼見之疏尙是元行冲疏也明皇注此條已不用鄭注而元疏仍存鄭說自是唐以前人不肯多棄古義邢昺見其不與注相應而刪之所謂校定者卽此等處可見校定一斑矣

孔子言庶人之孝不過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而已卽曾子所謂以力惡食小孝用力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皆其義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

三不孝也好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
父母五不孝也此五不孝皆言不顧父母之養卽謹身節用以
養父母之反也又案而患不及者之患字其說有二一是明皇
注云患不能及者制旨云何患不及于己哉蓋以患字作憂慮
字解言天子庶人始終各有孝道之分際而憂患己之力不能
及乎其孝之分際者未之有也此本謝萬劉瓛之說也一是邢
疏引蒼頡篇謂患爲禍患孔鄭韋王之學引蒼頡篇以釋此經
言孝無終始患禍必及其身也福謂孔鄭韋王之說是也謝劉
明皇之說非也此患字所以作禍字解者言孝須有始有終若
無始無終而禍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孔曾之學皆以防禍患爲
先故曾子曰君子患難除之又曰禍之所由生自嬖讎也是故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阮部郎孝經義疏

六

君子夙絕之又曰天子日且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又
也諸侯日且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也大夫士日且
思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也庶人日夜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
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此皆是患禍及之之義亦
卽是自天子至庶人皆恐患禍及身之義明是曾子發明孝經
之義譬如曾子注此經也至於及字之義亦屢見於曾子曾子
又曰忿言不及於己五者不遂災及乎身殺六畜不當及親吾
信之矣蓋皆謂禍患之及身而且及親也孝經曾子不但義互
發明卽文理亦復相似至于終始之說福又謂開宗明義章曰
孝之始也孝之終也已明言始終二字論語亦曰慎終追遠是
終始自當屬之孝道若明皇注以終始爲天子至庶人之終始

其義竊所不取何也孔子於諸侯章卿大夫章士章皆言然後能保其社稷保其宗廟守其祿位獨於天子庶人首尾兩章未言保守等義故於此作總結語云故自天子至於庶人也言及于患禍五等所同也明皇講此經不知患及天子之戒是孔子曾子論孝之時已預定天寶之事所繫豈不大哉又疏內兩鄭曰皆有誤皆當云主鄭者曰蓋唐人問難之辭不然鄭注內不應有諸家二字且後鄭曰所引尚書乃東晉古文小同時安得知之此尚書亦不過唐時主鄭者所引元行沖等駁之所以傳會制旨卽御製序中所云今存于疏用廣發揮也而今人或卽輯爲鄭注誤矣

則法也論語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注詩卷阿四方爲則箋禮記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阮部郎孝經義疏

充

曲禮必則古昔疏又禮運故聖人作則疏國語周語五曰夷則注晉語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注楚語使知上下之則注神狎民則注皆訓則爲法也孝經則字凡四見此章云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又聖治章云民無則焉則而象之皆訓作法字則字之義譬如繩尺規矩周人最重之故左傳載公孫枝對秦伯曰唯則定國季文子使史克對文公引周禮曰則以觀德又引誓命曰毀則爲賊北宮文子引詩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以譏令尹圍之威儀似君民無則焉後人空論多而則字鮮講矣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對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爲冬金爲秋土爲季夏火爲夏木爲春

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緒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爲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旣聞得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爲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乎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

皇清經解

卷三

阮部郎孝經義疏

三

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音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盛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此漢董氏說孝經古義也

班固白虎通三教曰三教一體而分不可單行故王者行之有先後何以言三教並施不可單行也以忠敬文無可去者也教所以三何法天地人內忠外敬文飾之故三而備也卽法天地人各何施忠法人敬法地文法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以忠爲人教也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以敬爲地教也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朴不教不成故孝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此漢班氏說孝經古義也又漢王符潛夫論斷訟篇孝經曰陳之以德義

而民興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欲變巧僞以崇善化息辭訟以閑官事者莫若表顯有行痛誅無狀道文武之法明詭詐之信

孔子所以引詩師尹者孝教出於師周禮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此言孝教出於師況乎太師此所引二句意固在於民瞻然孔子之意尤節取師尹二字以爲政教之證皇侃以爲無先王在上之詩及邢疏謂引大臣以并結似未得孔子曾子之本義也

太平御覽卷一百四十七引孝經鄭注曰古者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使世子郊迎芻米百車以客禮待之晝坐正殿夜設庭燎思與相見問其勞苦也周禮大行人疏引鄭注云世子郊迎儀皇清經解卷三頁平 阮部郎孝經義疏 三

禮覲禮疏引鄭注云天子使世子郊迎禮記王制正義孝經云德不倍者不異其爵功不倍者不異其土故轉相半別優劣正義曰舊解云公者正也言正行其事侯者侯也言斥侯而服事伯者長也爲一國之長也子者字也言字愛於小人也男者任也言任王之職事也臧氏按舊解言公侯與鄭注異釋文曰當爲于僞反下皆同舊解亦無惟伯者長也爲一國之長也男者任也與鄭注合然則正義所稱舊解不專謂鄭注矣本或作以客禮待之此八字非陸語故舊本空一字以別之校者據釋文有此本也序錄謂孝經童蒙始學特紀全句則此一本是義疏家稱引舊注往往不加區別禮記正義引孝經卽此注也

公羊莊公二十五年傳陳侯使女叔來聘何休曰稱字敬老也

禮七十雖庶人主孝而禮之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是也此何氏說孝經古義也又案大戴禮記朝事篇曰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

尚書堯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康成注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巡守之年諸侯見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鄭意謂每天子巡守之明年東方諸侯春季來朝京師其又明年南方諸侯夏季來朝又明年西方諸侯秋季來朝又明年北方諸侯冬季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矣福案禮記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也五年一

朝天子五年一巡守孔穎達疏曰案孝經鄭注云諸侯五年一
皇清經解 卷三百十 阮部郎孝經義疏

三

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爲虞夏制法諸侯之朝代爲四部四年乃徧總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孝經注先儒疑非鄭注然此條則是熊氏推行亦得鄭意臧氏按上注五年一朝釋文音朝直遙反云下注同禮記正義所引與陸本合禮記王制正義引孝經云男子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廣韻二十八山鄭氏云六十無妻曰鰥五十無夫曰寡文選潘安仁關中詩注引鄭注五十無夫曰寡正義曰舊解士知義理又曰士丈夫之美稱故注言知禮義之士乎臧氏按正義引舊解三事其二與鄭注合此以士爲丈夫之美稱與下注臣男子賤稱文句極相似第釋文稱字音始見下則非也豈士知義理句爲鄭注而唐注本之乎

男子賤稱戚氏按釋文知注云臣男子賤稱妾女子賤稱小大盡節養戚氏按唐注云若能孝理其家則得小大之懽心助其奉養鄭注當類此

曾子大孝篇曰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久爲難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豫卽此所謂安也瞽叟底豫而天下化瞽叟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卽此明王以孝治天下也郝氏懿行爾雅義疏引廣雅云享養也祭統云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蓋緣孝子之心畜養無已故於祭祀追而繼之諡法云協時肇享曰孝正與爾雅義疏合論語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此卽生則親安之之義也王符潛夫論正列篇孝經云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由此觀之德義無違神乃皇清經解

卷三

阮部郎孝經義疏

三

享鬼神受享福祚乃隆故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板板旣醉旣飽福祿來反此言人德義茂美神歆享醉飽乃反報之以福也曾子本孝篇曰故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莅焉祭則莅之以敬此皆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之義也論語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此卽孝經維持封建之義也

古字順訓二字每相通借順訓皆从川訓之卽順之順之亦訓之也是孝經之順字亦兼訓字以爲義家大人曰抑詩引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四國順之卽是四國訓之與上四方其訓之無異抑詩無競二句乃引詩烈文無競二句舊文而證釋之也若曰烈文常謂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矣

果有覺德行必四國訓之也特變訓書順耳訓卽順也此詩反覆于訓行之義其九章曰其維哲人告之語言順德之行此順字亦是訓字之通變與四國順之相同也

孔子與曾子言性無異亦與子思孟子無異性命二字當作一字講中庸首句是也性命二字互勘講卽孟子不謂性不謂命是也故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性卽命也命卽性也率性之率當訓爲帥天下以仁之帥故詩率時農夫韓詩作帥亦是率從左傳作帥儀禮覲聘禮射禮古文帥皆作率此蓋謂人之性卽味色聲臭安佚此人之本性如此而不率之以道則任放無節故曰修道之謂教卽孝經人爲貴天性以孝爲教之說也孔曾思孟言性皆實實在孝善仁字上起義所以家大人闢李翱復性皇清經解

卷五言卒

阮部郎孝經義疏

三

書爲禪學也至于論語性與天道之性雖同是命字但此乃又言天生人有壽夭貴賤之別天之生世代有治亂之分孔子於此必知之性卽是天道故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則曰吾已矣夫顏子死則曰天喪予西狩獲麟則曰吾道窮矣蓋孔子不得其位不行其道而知天命乃作春秋春秋世亂多不忠不孝之人上無以教之下無以效之故春秋之義行而亂臣賊子懼焉故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也此卽是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此乃子思言孔子不得位之語子思作中庸見史記孔子世家是漢人有據之言也

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反問於相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猷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爲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老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皆習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之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六

阮部郎孝經義疏

五

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詔太學仲夏之月合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善人聖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卽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離之內月合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離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讖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離之中明堂太室也

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卽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論語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曾子本孝篇曰忠者其孝之本與此卽其所因者本也之本字

孝經孔子言性祇此二性字論語孔子言性祇性相近也一性字共三字而已證以孟子仁之於父子也其義更爲互明家人著性命古訓更爲明顯蓋性無與義無事繁言空論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聲音應對者所皇清經解

卷五

三晉卒 阮部郎孝經義疏

美

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說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辟鄙則心說矣故曰行思可樂容止可觀此之謂也此漢董氏說孝經古義也

禮記檀弓曰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閭人爲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修容焉子貢先入閭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閭人辟之涉內雷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此曾子受孔子容止可觀之訓而力威儀之證也故論語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亦曾子傳孝經容止威儀之義也

論語爲政云生事之以禮孟子云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會子立孝篇飲食移味居處溫愉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會子養曾皙常以皓皓是以曾皙眉壽此卽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也漢陸賈新語慎微篇會子孝於父母昏定辰省周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亦此義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其有不安節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此卽病則致其憂也會子大孝篇云父母旣沒以哀祀之立事篇曰居哀皇情經解

卷五

阮部郎孝經義疏

七

而觀其貞也本孝篇死則哀以莅焉祭則莅之以敬此卽喪則致其哀也禮記祭義云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又玉藻云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喪容累累色容欸欸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此卽祭其嚴也論語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此皆是五者備矣之義也

中庸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又大學上恤孤而民不倍福案倍者背也背近亂矣論語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會子立事篇庶人日且思其事戰

戰惟恐刑罰之至也禮記曲禮在醜夷不爭此卽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之義也又史記孔子世家正義引琴操云匡人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又案此卽在醜不爭之義亦卽在醜而爭則兵之反也會子制言下篇不通患而出危邑又云嚮爾盜寇則吾與慮孟子離婁下會子居武城有越寇會子去寇退會子反又云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孟子謂會子師也父兄也此亦會子受孔子在醜不爭之義以盡孝道也論語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此卽不驕不亂不爭敬謹以養父母之義也

說文曰心不順忽出也从到子易曰突如其來如不孝子出不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六 阮部郎孝經義疏

弔

容於內也子卽易突字也福謂到子卽倒子卽倒子不孝不順爲突易曰突如其來如蓋謂不孝非常有之事故說文曰不順忽出既有其事則必處之以刑故曰焚如死如棄如此誠大亂之道所以五刑之罪莫大于不孝焉又案周禮掌戮云凡殺其親者焚之前漢書匈奴傳云王莽作焚如之刑應劭曰易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言莽依此作刑也如淳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謂不孝子也不畜於父母不容於朋友故燒殺之莽依此作刑也惠氏定宇易經古義引鄭康成曰震爲長子爻失正不知其所如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焉得用議貴之辟刑若如所犯之罪焚如殺其親之刑死如殺人之刑也棄如流宥之刑也

班固白虎通禮樂篇曰王者所以盛禮樂何節文之喜怒樂以

象天禮以法地人無不合天地之氣有五常之性者故樂所以蕩滌反其邪惡也禮所以防淫佚節其侈靡也故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子孝親亦曰慈慈愛卽孝愛也故曾子大孝篇曰慈愛忘勞卽曾子傳孝經之義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歷引孟子孝子慈孫齊語慈孝於父母諡法解慈惠愛親曰孝以證之是也

則身不離於合名經文石臺開成石經唐注皆有不字是也獨此釋文無不字偶脫耳其力智反亦可訓爲分離也此經文前曰不失其天下不失其國不失其家後有不陷於不義則此中一旬必當曰不離於合名方合詳見諸侯章富貴不離補義下

漢班固白虎通諫諍篇曰臣所以有諫君之義何盡忠納誠也

皇清經解

卷三首平

阮部郎孝經義疏

五

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合名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天子置左輔右弼前疑後承以順左輔主修政刺不法右弼主紂周言失傾前疑主紂度定德經後承主匡正常考變夫四弼與道率主行仁夫陽變於七以三成故建三公序四諍列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仗羣辟也此漢班氏說孝經古義也又案後漢書劉瑜傳引鄭注曰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承左輔右弼荀子子道篇云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禮安言以類使則儒道畢矣雖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

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思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臣也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臣也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臣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六

阮部郎孝經義疏

三

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又案禮記內則云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之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曾子本孝篇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又云故孝子之於親也生則以義輔之立孝篇云微諫不倦聽從不怠懽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盡力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又云可人也吾任其過不可人也吾辭其罪大孝篇云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以道家大人曰諭猶諫也又云父母有過

諫而不逆事父母篇云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制言中篇云雖諫不受必忠曰智論語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此謂無違生事死葬祭之禮與從父之令有別班固白虎通三綱六紀篇曰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孳孳無已也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舊唐書禮儀志貞觀十六年三月丁丑太宗幸國子學親觀釋奠祭酒孔穎達講孝經太宗問穎達曰夫子門人曾閔俱稱大孝而今獨爲曾說不爲閔說何耶對曰曾孝而全獨爲曾而達也制旨駁之曰朕聞家語云曾皙使曾參鋤瓜而誤斷其本皙怒援大杖以擊其背手皇清經解

卷之三

阮都郎孝經義疏

仆地絕而復蘇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既而曾參請焉孔子曰舜之事父母也使之嘗在側欲殺之乃不得小箠則受大杖則走今參於父委身以待暴怒陷父於不義不孝莫大焉由斯而言孰愈於閔子騫也穎達不能對福案家語王肅采小說爲撰唐太宗據此以疑大賢惜孔冲遠不知其僞而不能對也

察說文但曰覆審也从宀祭聲而未言其从祭之義春秋繁露祭義祭者察也以善逮鬼神之謂也善乃逮不可聞見者故謂之察尙書大傳訓同可見察从祭義生于祭孝經言天地明察察卽祭之義也曾子天員篇聖人爲天地主家大人注引孔檢討云主祭主也謂聖人之德明察天地故可爲祭之主卽曾子

傳孝經之義也福又謂明堂以祀天爲最重故名曰明堂堂名曰明卽取明察之義此章上文云事天明卽其本義也禮記中庸察乎天地言其上下察也與孝經明察之義相近非有悟理也

文選曹子建三良詩注引孝經注死君之難爲盡忠臧氏引正義曰舊注韋昭云退居私室則思補其身過今云君有過則思補益出制旨也案正義所據舊注皆鄭注也此兼引韋昭者蓋韋與鄭同聖治章進退可度注云難進而盡忠易退而補過可見鄭注爲人臣補身過也

爾雅釋言曰將送也廣雅釋言詩穆木福履將之箋那湯孫之將箋烈祖我受命溥將箋皆云將猶扶助也又詩無將大車箋皇清經解

卷三

阮部郎孝經義疏

三

云將猶扶進也以此數訓證孝經將順其美之將字最切將順其美謂君有美善爲臣者必當扶助而進送以成之也說文救止也周禮地官序官司救注救猶禁也以禮防禁人之過者也論語八佾女弗能救與集解引馬注曰救猶止也據此則孝經匡救其惡言止禁君之惡也班固白虎通諸侯篇曰臣對天子亦爲隱乎然本諸侯之臣今來者爲聘問天子無恙非爲告君之惡來也故孝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治能相親也此漢班氏說孝經古義也三國吳志張昭傳孫權嘗問衛尉嚴峻寧念小時所聞書不峻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峻鄙生臣請爲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爲知所誦舊唐書高宗本紀貞觀五年封晉王七年初授孝經於著作郎蕭德言太

宗問曰此書中何言對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太宗大悅曰行此足以事父兄爲臣子矣

中心藏之釋文云本亦作忠此正義本則作中福案詩經亦作中今當作中曾子大孝篇云忠者中此者也是中與忠同無疑遐不謂矣詩隰桑篇鄭箋云遐遠謂勤臧善也禮記表記引此詩遐作瑕鄭注云瑕之言胡也又南山有臺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棫樸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遐不皆如言何不也以此證禮記瑕之言胡也正合胡卽何瑕胡何三字爲轉聲相通之字也爾雅釋詁曰謂勤也詩標有梅迨其謂之箋亦訓爲勤據此則遐不謂矣卽是何不勤矣且與下文何日忘之之何字語意皇清經解卷五音字阮部郎孝經義疏

三

相得爾雅謂勤也之訓非專訓標有梅亦訓此也詩人必變何字爲遐字者此卽家大人所謂義同字變之例三百篇中此例甚多如進退維谷卽穀之變也鄭箋訓遐爲遠未解文同字變之例矣

哭不偯陸氏云偯俗作哀非說文作恻云痛聲也音同臧氏鏞堂云說文無偯字哀從口衣聲依從人衣聲依偯聲形皆相近故誤陸氏本作依依故云說文作恻音同又云俗作偯非以偯爲依之俗寫也今依旣誤偯因改偯爲哀然必不當有作哭不哀者是可證哀爲偯之改偯爲依之譌矣福案偯恻二字雖是加口於依字中加心於依字下其義一也皆从依生義也依者尙書虞書聲依永律和聲詩商頌那依我磬聲其訓皆言依循樂

聲以和樂律有抑揚委曲之義故說文曰依倚也今說文雖無
偯字然偯字見於經傳者不止此一處禮記間傳三曲而偯元
邢疏已引之矣更有雜記童子哭不偯言童子不知禮節但知
遂聲直哭不能知哭之當偯不當偯故云哭不偯正與此處經
文哭不偯同又云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
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鄭注言其若小兒亡母號啼安得
常聲乎所謂哭不偯以此二證推之益可知孝子之哭親悲痛
急切之時自是如童子嬰兒之哭不偯不作委曲之聲且可見
曾子荅曾申之言實受之孔子卽孝經哭不偯之義也所以間
傳大功之哭三曲而偯鄭注云斬衰則不偯故云聲不委曲也
說文云憊痛聲也从心依聲孝經曰哭不偯此憊字之義與偯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阮部郎孝經義疏

音

同說文所引孝經當是衛宏傳許慎之真古文孝經此偯字臧
氏鏞堂謂爲依之訛亦非也蓋偯實有其字所以禮記曾兩見
非獨見於孝經不得以不見於說文中而不背於六書義理者
卽爲俗字如此等字皆是奏前古字作憊作偯皆从依無不可
也

大戴禮記盛德篇曰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
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春秋祭
祀之不絕致思慕之心也夫祭祀致饋養之道也死且思慕饋
養況於生而存乎故曰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
則飭喪祭之禮也孟子萬章篇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宋王氏困
學紀聞云孝子之事親終矣此言喪祭之終而孝子之心昊天

罔極未爲孝之終也曾子戰戰知免而易簧得正猶在其後信乎終之之難也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六十終

皇清經解

卷五百五

阮部郎孝經義疏

壹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六十一

學海堂

經傳攷證

寶應朱武曹彬著

周易

乾文言傳大人造也

釋文造鄭訓爲王肅訓就也至也劉歆父子作聚彬謂作聚是也漢書楚元王傳劉向曰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正與聲應氣求雲龍風虎之義相應自古帝王受命而興必有名世輔佐起於草澤之間者其象蓋如此

憂則違之

彬謂違當如論語而違之中庸忠恕違道不遠之違違去也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六十一

朱武曹經傳攷證

一

猶言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爻主隱而不見故言勿用亦曰行之者通論出處之義如此爾

善世而不伐

彬謂此卽顏子之無伐善漢之陳太邱王彥方庶幾近之

見龍在田時舍也

彬謂舍讀爲舒二出潛離隱時當發舒正義謂九二爻當建丑寅之間於時地之萌芽卽是陽氣發舒之義與此正相發坤象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通典引魏博士秦靜議禘禮曰易曰坤爲土王位西南黃精之精盛德在未故大位以來祖戊者歲終日窮之辰不宜以

爲歲初祖祭之行始也易曰坤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丑者土之終故以丑臘終而復始乃終有慶且如前以未祖丑臘奏可之彬謂此漢魏人利字屬下讀之證

象地勢坤

彬謂乾健坤順二卦之德地勢坤猶言地勢順耳與天行健辭意正相對如曰尊乾獨不書卦名恐非經旨

初六象傳履霜堅冰陰始凝也

元和惠氏於郭京易舉正之謬悉辭而闕之獨信履霜無堅冰二字以三國志魏文帝紀爲證彬謂亦不足信淮南子齊俗訓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訓終始微言春秋繁露基

義篇易言履霜堅冰蓋言遜也遜卽順之謂張平子東京賦

皇清經解

卷五章五

朱武曹經傳攷證

二

曰堅冰作於履霜後漢書魯恭傳曰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噓萬物養其根莖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恭以明經與白虎觀議是漢人所傳有堅冰二字明矣

文言傳含萬物而化光

于令升曰光大也彬謂光與廣同易言未光言光大義皆訓廣六二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六三知光大也于令升曰位彌高德彌廣也彖傳含宏光大屯九五施未光也虞仲翔曰陽陷陰中故未光泰九三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虞曰

震爲行故光大也咸六四憧憧往來未光大也晉上九道未光也萃九五志未光也虞曰陽在坎中故志未光與屯五同義皆訓廣也

屯六二傳六二之難乘剛也

此釋屯如遯如四句以剛柔始交故曰難也

詳見下無往不復條下

師初六否臧凶

彬謂否臧卽不善之謂以律則善不以律則不善故曰失律凶也李鼎祚曰凡首出師出必以律若不以律雖臧亦凶失其旨矣

比彖方來後夫凶

彬謂方並也比取象於建國親侯方來卽諸侯皆來之謂考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宋武曹經傳攷證

三

工記惟若康侯毋或若汝不康侯故抗而射汝所謂後夫凶也

泰九三傳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彬謂易之傳辭往往包上下文言之如此傳天地際合上文無平不陂言否九五傳大人之吉合下其亡其亡二句言也際上九傳曰過雨之吉羣疑亡也則并全爻之義釋之因初六傳入于幽谷幽不明也亦合上下文而言舉此可以隅反否象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虞注營或作榮是古本爲營營惑也儉與斂同斂德則懸跡銷聲不求人知遯世無悶豈復營情祿利乎孔氏正義乃謂以節儉爲德不可營華其身以居祿位陋矣

家人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彬謂假格古同用此當讀如孟子爲能格君心之非之格蓋至治之世於變時雍其得於觀感者深矣况一家乎何憂之有故傳曰交相愛也

未濟彖小狐汔濟濡其尾

秦策黃歇說頃襄王曰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彬按今易無狐涉水之文當卽指小狐汔濟言之故傳曰无攸遂不續終也

彬竊觀近世言易者多祖漢學然漢人唯京氏有書當時卽指爲異黨見於李氏集解者荀爽二家爲多元和惠氏輯易漢學上溯原於孟喜施氏梁邱氏則絕無傳矣見於班史者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朱武曹經傳攷證

四

劉向歆父子始治易向傳稱易有鼎卦鼎宗廟之器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野鳥自外來入爲宗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一曰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敗亡之異也又曰於易在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無咎於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同於右肱之所折協於三務之所釋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又曰讒邪進則眾賢退邪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又曰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又曰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

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又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彭宣傳治易事張禹禹受之施讎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此西漢人之言易而後人絕無稱述之者

又按未有傳注以前諸子傳說所徵引雖未必盡合經旨然微然大義必有一二存焉今具列之荀子大略篇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春秋賢穆公以爲能變也呂氏春秋務本篇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以言本異則動卒有喜召類篇史默曰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淮南子繆稱訓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卽鹿無虞惟入于林中不如舍往吝又曰小人在上如寢鬪暴殮不得須臾安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又曰動而有益則損隨之故易曰剝之不可以遂盡也故受之以復齊俗訓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訓終始微言汜論訓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人間訓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獲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

皇清經解

卷之三十一

朱武曹經傳攷證

五

以動因夜以息惟有道者能行之泰族訓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聞其無人者非無眾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賈誼新書容經龍也者人主之辟也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潛龍人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春秋篇故爰出者爰反徂往者福來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其此之謂乎春秋繁露基義篇易言履霜堅冰蓋言邈也劉向說苑法誠篇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吾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夫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又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奉使篇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黯曰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矣指武篇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雜言篇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列女傳鄒孟母曰易曰在中饋无攸遂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王充論衡藝增篇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聞其無人也非其無人也無賢人也徐幹中論修本篇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積小致大之謂也虛道篇易曰比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陰長陽消之謂也爵祿篇易曰豐亨無咎王格之勿憂宜日中身尊居易之謂也凡此諸說未必非七十子之支與流裔也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六十一終

皇清經解

卷三三皇二

朱武曹經傳攷證

七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六十二

學海堂

經傳攷證

寶應朱武曹彬著

尙書上

克明俊德

鄭注俊德賢才兼人者史記作馴德徐廣曰馴順也彬謂馴同馴德卽順德詩曰應侯順德是其證堯之克明馴德猶易之自昭明德大學之明明德皆此義也

試可乃已

史記五帝本紀作試不可用而已彬謂古人言可卽不可上器訟可乎卽其證史記多以訓詁字易經文然不可爲可必古經師相傳如此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朱武曹經傳攷證

一

明明揚側陋

五帝本紀曰堯曰悉舉貴戚及疎遠隱匿者彬謂上明字與下明字異義周語尊貴明賢晉語明賢良章昭注曰明顯也蓋舉而用之之謂明下明字則指位之通顯者洪範曰毋虐癸獨而畏高明揚雄解嘲曰高明之家是其義蓋下明字與側陋相對指在朝之貴顯而言上明字與揚字對卽稱舉之謂疎遠隱匿皆側陋也

賓于四門

鄭注賓作擯舜爲上擯以迎諸侯彬謂四門當卽明堂之四門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爲官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

四尺唐虞之制雖無可考然傳記所載黃帝時有明堂則其事蓋起于古遠

在璿璣玉衡

彬謂王蕃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裏黃馬融曰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許叔重說文解字曰璣珠不圓者蔡邕曰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宿璣徑八寸圓周二尺五寸而強古無密率徑一圍三圓周八寸安得圓周二尺五寸而強所謂圓如彈丸者第舉其可旋轉而言固不必其中規也蓋天體橢圓近世歐羅巴入中國其說始顯而古昔所傳已萌芽於此然則璣之制其諸羨而不圓者與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朱武曹經傳攷證

二

如五器

鄭注授摯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鴈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彬謂五器卽桓信躬穀蒲五玉古者玉亦名器王制錦文珠玉成器學記玉不琢不成器虞夏之制雖不可攷然周人尙文未必去器崇質也馬融曰禮終則還之是五器卽五玉明矣

臯陶謨載采采

彬謂史記作始事事詩蜉蝣傳采采盛貌也卷耳傳采采非一辭也兼葭采采傳采采猶萋萋廣雅萋萋茂也則采采亦盛多之辭

日宣三德

日巖祗敬六德

鄭注三德六德皆亂而敬以下之文彬謂鄭說非也三德六德祇言德之備者所受彌大耳寬粟柔立凡有邦有家者不當如是邪

俊又在官

彬謂有家士初試爲大夫者也有邦則有封邑采地在官則仕於王朝者蓋六卿之長如禹作司空契爲司徒之類故上言翁受敷施下言百寮師師百工惟時良由股肱王室左右厥辟故也

撫于五辰

彬謂五辰卽四時庶績其凝謂四時當行之事次第而施周禮所謂官成是也

皇清經解

卷三章三

朱武曹經傳攷證

三

無教逸欲有邦

彬謂上文有邦指有采地於王朝者此有邦則指寰內之諸侯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彬謂上下合尊卑言之下句亦專戒諸侯

益稷汝明

彬謂上文汝翼汝爲取輔助之義明但取其視而可見聽則取其聞而可知此第以服飾采章聲樂一事爲言非行政之大也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

彬謂不在在也

工以納言

彬謂工官也堯典允釐百工史記作信飭百官賈誼書曰誓史誦詩工誦箴諫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又曰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王曰太師慎惟深思內觀民務祭度情僞變觀民能歷其才藝汝惟敬蓋周以工爲太師虞夏以納言爲工所職略同堯以龍作納言所謂讒說殄行卽庶頑讒說之人至舜又以禹兼其事也

帝光天之下

彬謂光與廣同

罔晝夜頷頷

彬謂言無晝夜皆頷頷詩所謂式號式呼俾晝作夜卽指慢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朱武曹經傳攷證

四

游傲虐而言

朋淫于家

彬謂說文引朋作棚古讀與風近當讀如馬牛其風之風後漢書孝明八王傳詔責樂成王萇曰出入顛覆風淫于家媿取人妻饋遺婢妾是朋與風同

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馬曰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鄭曰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彬謂漢書律志曰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其於三正也黃鐘子爲天正林鐘位之衝丑爲地正太簇寅爲人正三正之始又曰三代各據一說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登降三統之首周旋五行之道

也又曰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則三統五星可知也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其於人皇極統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行之合於五星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填星三辰五行而相經緯也禮記月令盛德在木盛德在火盛德在土盛德在金盛德在水禮運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虞書撫于五辰庶績其凝此言順四時所當行之政令而布之則歲功成而民氣和樂或言五行或言五辰或言四時或言三正或言三統或言三微其實一也蓋舉五行以該四時舉三正迭建以該十二月威侮怠棄又互文以見義當是時

皇情經解

卷三十三

朱武曹經傳攷證

五

朝多秕政君無懷心萬事不理盡一歲十二月所行之政而墮壞之傳曰與亂同事罔不亡有扈氏之謂矣周本紀引逸太誓曰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於天毀壞其三正亡國之君先後如一轍爾

湯誓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彬謂割讀如曷與下率割夏邑之割不同正之爲言征也若曰舍我穡事而何爲征夏乎觀不敢不正

正亦讀如征

今朕必往

之言觀之則民情可見矣股本紀無夏字

盤庚上率籲眾戚出矢言

彬謂此當以率籲眾爲句戚與盛同迫也疾也矢誓也言呼眾民而疾出誓言也

若射之有志

彬謂志與諱通志古文識後世作幟史記索隱引作幟標幟猶埽也

度乃口

彬謂度與杜同

盤庚中鮮以不浮于天時

彬謂毛詩瓠葉鄭氏箋齊魯之間鮮聲近斯此鮮字亦當作斯康誥惠鮮鰥寡漢石經作惠于鰥寡斯于也

今子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

彬謂今子命汝句顧命茲子審訓命汝一無之言無也一詞也大學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檀弓余一不知夫喪之踊也三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朱武曹經傳攷證

六

年問壹使足以成文理賈誼陳政事疏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司馬遷報任安書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匡衡地震日食上書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壹與一同儀禮古文一作壹後漢崔瑗戒子其贈贈之物羊豕之類一不得受合諸說觀之則一為詞助發端之語益昭然矣

汝萬民乃不生 往哉生生 敢恭生生 生生自庸

彬謂易大傳生生之謂易蓋取變化不窮之義周官太宰以生萬民注生猶養也與大傳天地之大德曰生義同重言之則曰生生莊子大宗師生生者不生釋文引崔謨注常營其生為生生凡滋生謀生安生樂生遂生之類皆可謂之生生

矣

爾無共怒協比讒言子一人

彬謂猶曰厥心違怨厥口詛祝也

恭承天命

彬謂上文承汝俾汝承持也

微子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彬謂上下猶言前後馬融注下下世也詩下武維周鄭箋下

猶後也

詳見下

卿士師師非度

馬融注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為非法度彬謂東京賦百僚師

師薛綜注百僚謂百官也師師謂相師法也班固漢書敘傳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朱武曹經傳攷證

七

高平師師惟辟作威鄧展曰師師相師法也韋昭曰相尊法

也蓋百僚師師盛世之師效也卿士師師非度亂世之師效

也

小民方興

彬謂方猶並也爾雅天子方舟郭注方並也費誓蠢茲淮夷

徐戎並興

今爾無指告子

彬謂六字句史記微子世家引作今爾無故告子王肅注無

意告我也

史記周本紀引逸泰誓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

毀壞其三正馬注動逆天地人也孔氏正義三正三統也周

以建子爲天統殷以建丑爲地統夏以建寅爲人統也後漢書郎顛傳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章懷太子注春秋合誠圖曰至道不遠三五而反宋均注曰三三正也五五行也三正五行王者改世之際會也能於此際自新如初則通無窮也

詳見上威侮其五行條下

洪範土爰稼穡

彬謂漢書五行志引此文師古曰爰亦曰也方與上文一例小顏說得之

以爲天下王

彬謂王之言往也言爲天下所歸往也上言天子作民父母則爲天下君意已見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朱武曹經傳攷證

八

彊弗友剛克

彬謂友親也與彊猛親近者宜以剛克之與和順親近者宜以柔克之弗辭也弗友猶言友也

惟辟玉食

彬謂漢書敘傳侯服玉食敗俗傷化張晏曰玉食珍食也通鑑一百二十六齊齊州刺史韓麒麟上表曰工商之家僕隸玉食胡三省注曰玉食珍食也

金賸是有丕子之責于天

鄭注丕讀曰負是也又曰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彬謂如此言是公以武王之疾歸過于三王非請命之意也白虎通曰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

而復子之也蓋負抱也有鞠育之義責任也言王有子民之任于天知天心仁愛斯民必不忍王疾弗瘳乃呼籲以禱冀三王之矜憐而或恕之也方與周公請代意合不以天子之辭而以諸侯之辭言者謙也

子仁若考

史記魯世家作子且巧彬謂表記辭欲考鄭注考巧仁若考猶孟子之言仁且知多材多藝必當時稱頌周公者有斯言故孔子亦言周公之才之美也

無隊天之降寶命

彬謂寶讀如子孫保之之保古鐘鼎文或作永保或作永寶是保寶古字通

皇清經解

卷之三

朱武曹經傳攷證

九

大誥弗弔

彬謂弗弔猶言不淑雜記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左傳天作淫兩害於棗盛如之何弗弔詩不弔昊天並同蓋淑訓善弔亦訓善左氏襄十四年傳有君不淑注淑善也

子不敢閉於天降威用 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彬謂閉塞也壅遏不行之謂天降威爲句卽指卜辭而言觀下文天降威知我國有疵之言可見用以也以武王所遺之寶龜紹天明欲以繼天之明命下文云天與我小邦周武王惟卜用又曰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卜用二字連文則指寶龜言審矣卽命曰三語皆卜人之辭越茲蠢果於此蠢然

動也

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

彬謂予翼連上之辭猶臯陶謨之言汝翼獻賢也翼輔也言民之獻者十人爲我之輔助不曰翼予而曰子翼文偶倒爾或曰謙辭于往也予輔以往而輔武王所圖之功凡成王之事皆武王之事故下文言不可不成乃圖功予不敢不極卒圖事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益不徒制禮作樂之謂或稱武王或不稱武王猶詩稱湯曰武湯古帝命武湯亦曰武王武王載施其義一也

大誥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士御事綏予

彬謂義者宜也宜爾邦君多士之安予也

皇清經解

卷五言三

朱武曹經傳攷證

十

無毖于愼

彬謂此承上不叩自愼而言無毖也言當戒愼于所憂愼以成武王之功

天闕毖我成功所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 酒誥厥誥毖庶邦

庶士越少正御事

汝劼毖殷獻臣 汝典聽朕毖

彬謂毖愼釋古文然其義未盡釋言誥誓謹也則謹愼與誥誓近毖之訓愼亦與誥戒相近天闕毖我成功所密戒我之成功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誥戒庶邦庶士少正御事也汝劼毖殷獻臣戒謹殷之賢臣也汝典聽朕言康叔亦常聽朕之教戒也王懷祖先生曰廣雅云愼敕也愼與敕同義卽是戒愼之愼又爾雅誥誓謹也郭注云皆所以約

勒謹戒眾今本勒誤作勦依宋本改周官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
二曰誥則謹字自是謹戒之義非謂謹慎也

肆子曷敢不越印救武王人命
彬謂十二字作一句讀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彬謂此數語最爲難解以鄙意測之兄考非父兄之謂兄古
況字考成也友親也友伐厥子猶言親伐厥子勸勉也弗救
之言救也上言武王得大命況乎功已成就雖在民養其可
不勉而救之乎下文誕鄰胥伐于厥室鄰近其辭與友伐厥
子同義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朱武曹經傳攷證

十一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六十二終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六十三

學海堂

經傳攷證

寶應朱武曹彬著

尙書下

康誥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

彬謂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句

宅心知訓

彬謂宅度也詩惟此王季帝度其心毛傳心能制義曰度下文亦惟助王宅天命宅亦訓度卽圖度天命之謂若作居字解則不辭矣

乃服惟宏王應保殷民

彬謂言汝之事惟宏王之應保殷民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朱武曹經傳攷證

一

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

荀子富國篇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故君國長民者欲趨事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彬謂如荀說勑從力得聲若而也有與又同

非汝封又曰劓則人無或劓則人

彬謂非汝封又曰一氣讀又與有同非錯簡也

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彬謂臬司句絕說文司字下臣司事於外者是司猶事也言陳是臬事而師殷罰之有倫者也下文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彝常也法也罰之所斷卽殷彝之有倫者語意正同

殺越人于貨腎不畏死罔弗慝

孟子引此三語腎作閔慝作讞罔弗讞上有凡民二字僞孔傳集傳並以顛越人訓首句彬謂凡盜賊殺人未聞有顛越人趙邠卿注孟子越于皆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死者讞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此解甚確當取以補書傳

亦惟君惟長

君長當是卿大夫之有采地者下文汝亦罔不克敬典方指康叔言

越厥小臣外正

彬謂此承上惟君惟長而言小臣外正皆其屬也小臣卽其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朱武曹經傳攷證

二

家老外正當指鄉遂之大夫有地治者爲民司牧故曰外正爽惟民迪吉康

彬謂爽卽不爽言不爽者惟民道之以吉則無不安也未戾厥心

彬謂廣雅釋詁戾善也言由民心之不善故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極我

彬謂爽卽不爽之謂惟天句絕

不則敏德

彬謂敏德非周禮之敏德敏勉也疾也猶言王其疾敬德

康誥明乃服命 君奭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汝明勗
明我俊民 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

王懷祖先生曰明讀如芒亦勉也彬卽先生之言而推之明乃大服命勉我服命也厥亂明我新造邦言當永念天之固命以治勉我新造邦也汝明勗明勗皆勉也古人不避重複言勉以輔王猶詩言勉勉我王也明我俊民大不克明保享于民義並同

酒誥文王誥敎小子有正有事

彬謂小子當卽指庶邦庶士古人親愛之詞率以幼稚稱周公稱成王曰小子同未在位稱康叔曰小子封是也

詳見下
孺子其

朋條正卽上文少正事卽上文御事

爾大克羞考惟君

彬謂上言庶士有正謂一官之長大夫稱主有君臣之義能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三

朱武曹經傳攷證

三

養老惟一官之長下文爾乃自介用逸言取以自副乃所以逸也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皆承惟君言金仁山謂君字乃是周字之誤非是

祇任越怨不易

彬謂保猶任也

庶羣自酒

彬謂羣之言君也庶羣卽邦邑之長

梓材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彬謂自古王若茲監爲句上文王啟監下文若茲監是其證

懷爲夾

彬謂爲之言作也始也言懷柔庶邦自近始

后式典集

彬謂集讀如左氏傳集人來定之集就也聚也言既以明德柔之又以常法聚之也

召誥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乃惟刑句刑如百辟其刑之之刑刑法也與洛誥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語意略同大雅所謂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也

洛誥來視予卜休恒吉

彬謂休字句絕觀上文兩休字可見視與示同言示王以所卜之休也

王肇稱殷禮

彬謂稱舉也殷盛也殷禮猶言盛禮鄭君乃謂周公制禮樂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朱武曹經傳攷證

四

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說甚迂曲

孺子其朋

鄭注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彬謂古人親愛之辭多以幼小稱之此孺子其朋孺子來相宅汝惟冲子小子同未在位檀弓舅犯曰孺子其辭焉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曰孺子其圖之左氏傳欒盈將叛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自謙之辭亦曰幼少子冲子惟子冲人弗及知惟朕小子其親迎尊敬之則曰伯叔天子同姓謂之伯父叔父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大夫則曰伯氏太子申生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左傳伯

氏而忘諸乎略舉數事明之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

彬謂正者官長之號父與甫同男子之美稱康誥惟厥正人
孔氏正義正人若周官六十職正官之首洪範凡厥正人既
當方毅胡肫明曰古者一官之長皆謂之正南正重司天北
正黎司地五行之官有木正火正金正水正土正稷爲田正
左傳虞思爲陶正滕侯爲卜正周禮天官之屬有宮正酒正
此所謂正卽下文之師尹尹亦正也周公茲時欲致政歸老
故戒成王如此言當篤厚順敘乃卿尹之官勿以我爲賢也
彼無不如我者不敢廢王命故也猶傳所謂六卿之長皆民
譽也

皇清經解

卷三章三

朱武曹經傳攷證

五

茲子其明農哉

彬謂周公爲國宗臣當復子明辟之後未必遽有歸老之心
以訓詰求之明農皆勉也上文汝乃是不蘧汝往敬哉乃所
以勉成王茲則所以自勉也

公無困哉

彬謂漢書王莽傳公無困我水經注卷三十三呂忱曰澨水
出蜀許慎以爲澨也水也王懷祖先生曰我哉澨澨皆以形
近而譌

多士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彬謂釋詁秉拱執也是秉訓執持亦有共奉之義金縢植璧
秉圭是也爲助也臯陶謨子欲左右有民汝翼子欲宣力四

方汝爲論語夫子爲衛君乎鄭注爲猶助也史記屈原列傳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皆其證也君爽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臣之助也此言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民之助也

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

彬謂傳謂無不配天布其德澤是其澤上添布字方合殆非也其澤屬下讀其澤在今後嗣王言先王之澤至今未艾不意後王之罔顧也又史記魯周公世家引帝無不配天者無其澤字

惟我事不貳適

彬謂貳讀如無貳爾心之貳

皇清經解

卷之三

朱武曹經傳攷證

六

無逸君子所其無逸

彬謂古之君子多以上位言之此君子當指成王與下文則知小人之依相對孔傳乃謂君子且猶然况王者乎固誤鄭君謂君子止謂在官長者亦未顯

久爲小人

史記舊作久馬季長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幼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爲王久爲小人也彬謂馬傳是也王肅以祖甲爲太甲僞孔傳遂謂爲王不義久爲小人之行皆非也上言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豈高宗亦嘗有小人之行乎大人以位言則小人以無位言可知樊遲請學稼圃孔子以爲小人孟子曰有大人之事

有小人之事趙邠卿注小人之事謂農工商也祖甲居民間久故能知小人之依猶漢宣帝徵時具知閭里奸邪政治得失也

惠鮮鰥寡

彬謂齊魯之間辭聲近斯漢石經作惠于鰥寡斯于皆辭也漢書景十三王傳惠于鰥寡谷永傳懷保小民惠于鰥寡後漢書明帝紀懷柔百神惠於鰥寡三引書并同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彬謂中與終同中身卽終身言自受命至終身享國五十年也經傳言五十多舉終身言論語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一作卒以學易此時孔子未必年未五十也孟子大孝終身慕皇清經解卷三章三朱武曹經傳攷證

七

父母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舜年百有十歲終身之

慕其非五十可知

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

彬謂訓若皆順也訓馴順本通非民攸訓非天攸若猶言不愧于人 不畏于天也

乃變亂先王之正刑

彬謂正與政同

君夷越我民罔允違

彬謂允違猶言過失

大不克恭上下過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彬謂此承上文而言上下卽指天與民言之過失前人光在

家作一句讀不知天命不易作一句讀大語爾亦不墨子引知天命不易泰誓若日月之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遏止前人之光在家其不克顯于四方西土可知矣是其證

故殷禮陟配天

彬謂配天受天命爲天子非如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之謂詩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天立厥配受命既固皆指有天下者言之莊子天地篇堯問于許由曰鬻缺可以配天乎郭象注謂爲天子荀子大略篇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慮洛誥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於上下其自時中又以天與民對言春秋繁露祭義篇曰爲人主者子奪生殺各當其義若四官列官置吏必以其能若五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朱武曹經傳攷證

八

行好仁惡戾任德遠刑若陰陽此之謂能配天大戴禮少閒篇禹卒受命乃遷邑姚姓于陳作物配天成湯卒受天命乃遷妣姓于杞發厥明德順民心畜地作物配天又曰服禹功以修舜緒爲副于天又曰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又曰卒反生福大德配天篇內四言配天則配天卽指更姓改物之事明矣故下文遂言多歷年所也

無能往來

彬謂無能也往來卽指號叔閔天諸賢言之

丕單稱德

彬謂單盡也稱舉也言所以昭武王惟勉者亦盡舉有德之人在位也

誕無我責收罔易不及

彬謂呂氏春秋論人篇不可收也高誘注收守也此以誕無我責收爲句言無我責是乃我之責守也

偶王在直

彬謂偶有次比之義與耦同亦輔也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其汝克敬以子監于殷喪大否

彬謂其汝克敬句下文其汝克敬德王先生曰以猶與也言與子監于殷喪大否也

子不惠若茲多詬

僞孔傳訓惠爲順彬謂惠與慧同論語好行小慧鄭注魯讀慧爲惠今從古漢書武五子傳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

皇清經解

卷五

朱武曹經傳攷證

九

不惠蘇林曰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惠曰清狂子不惠猶曰子未有知耳

多方惟天不畀純乃惟以多方之義民

彬謂惟天不畀句多士兩言惟天不畀又惟帝不畀純大也亦辭也當屬下讀觀下文大不克明保享于民大不克開可

見

立政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

彬謂宅度也

謀面用丕訓德

彬謂謀維也面向也嚮也言維向以訓德卽順德也則以度人茲乃三宅無奇衰之民也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彬謂往當作狂史記宋世家引微子我其發出狂狂作往是其證桀德桀之德左傳桀有昏德是也下文其在受德啓馬季長注受德受所爲德弗作之言作也作爲也往任惟狂者是任下文是惟暴德罔後亦承此意言與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於厥邦乃庶習逸德之人同於厥政先後一轍蓋立政一篇專指用人故其反覆告戒如此

乃忤我有夏式商受命

彬謂此當作一句讀夏卽方夏中夏之謂言使我周有此方夏以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也

奄甸萬姓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朱武曹經傳攷證

十

彬謂奄撫也覆也撫治萬姓卽承上文受命言之

率惟謀從容德

彬謂爾雅謀心也言武王匪特不敢替文王之德已也其率循所行惟心乎文王之德得以受此丕丕基也

惟正是乂之

彬謂正卽士師之長惟正是乂則罔攸兼于庶獄庶愼可知矣惟有司之牧夫皆分其職者是正之屬也

顧命無壞我高祖寡命

彬謂此篇以顧命名篇正義謂將死回顧而爲此語非其實也馬鄭本自高祖寡命以上爲顧命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禮記緇衣君子寡言而信以成其行鄭注寡當爲顧聲之

誤也此寡字亦當讀爲顧卽取篇末二字名篇以題上事
呂刑苗民弗用靈

彬謂墨子作苗民否用練禮記緇衣作苗民匪用命練命令
並一聲之轉經師所傳不同爾

天作元命配享在下 今天相民作配在下

元命猶言大命易文言傳元者善之長也配享在下作配在
下猶言天立厥配受命旣固也

罔擇吉人觀於五刑之中

彬謂十字一氣讀方與上文相貫

無僭亂辭

彬謂此與下文勿用不行相對僭過也差也亂辭糾紛難理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朱武曹經傳攷證

七

之辭蓋兩造互相攻詰各執一辭端緒紛繁是非易淆殊難
剖決惟聽訟者心無差忒則無實者不得盡其辭推而行罰
亦無不行之患矣

哲人惟刑

彬謂哲卽折哲人惟刑猶上言折民惟刑也

文侯之命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

彬謂閔予小子嗣爲句造猶遭也造天丕愆猶言遭天降罰

周頌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意正如此

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彬謂嗚呼有績爲句績功也

秦誓民訖自若是多盤

彬謂此引古人用韻之文盤難艱皆韻語訖也盤與般同當取盤桓不進爲義此穆公喪師之後歎民生之多艱慨師徒之撓敗非帥師者之過乃用師之過故言責人易而受責難皆悔過之辭

附釋大

尙書中凡言大者皆辭也辭者可有可無之謂盤庚永敬大恤大誥爾多邦康誥四方民大和會天乃大命文王民情大可見時乃大民服大傷厥考心大不友于弟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造民大譽大放王命酒誥我民用大亂喪德爾大克羞考惟君我其可不監撫于時洛誥予乃允保大相東土其大惇典殷獻民多士天大降喪于殷大淫佚有辭予大降

皇清經解

卷三 稟主

朱武曹經傳攷證

七

爾四國民命今朕作大邑於茲洛君夷大弗克恭上下亦大維艱監于殷喪大否多方我惟大降爾命乃大淫昏乃大降罰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大不克明保享于民大不克開大淫圖天之命大動以威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乃不大宅天命我乃其大罰殛之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大遠王命費誓汝則有大刑無大字皆可通惟大邑大辰等字不可作辭助不但此也不亦訓大臯陶謨惟動不應僉志盤庚王用丕欽民用丕變丕乃敢大言以丕從厥志予丕克羞爾高后丕乃崇降罪疾先后丕降與汝罪疾丕乃告我高后作丕刑于朕孫丕乃崇降弗祥大誥弼我不丕基康誥惟乃丕顯考文王汝丕遠惟商考成人梓材庶邦丕享召誥其不能誠于小民丕若有哀歷

年洛誥丕視功載公稱丕顯德多士丕靈承帝事無逸否則
侮厥父母時人丕則有愆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君奭丕承無疆之愷在讓後人于丕時多方罔丕惟進之恭
立政陟丕釐上帝之耿命嚴惟丕式用丕式見德丕乃俾亂
文侯之命嗣造天丕愆無丕字皆可通不但此也誕亦訓大
盤庚誕語用亶汝誕勸憂大誥誕鄰胥伐于厥室肆朕誕以
爾東征康誥誕受厥命酒誥誕惟厥縱淫佚于匪彝誕惟民
怨梓材誕保文武受民多士誕罔顯于天誕淫厥佚君奭誕
無我責多方有夏誕厥逸誕作民主康王之誥誕受羨若無
誕字亦可通生民之詩誕彌厥月以下詭字八見皆解也又推廣言之洪宏皆大

皇清經解

卷五

宋武曹經傳攷證

三

圖天之命洪舒于民顧命宏濟于艱難無宏洪字皆可通又
如純亦訓大君奭天惟純祐命亦惟純祐秉德文侯之命侵
戎我國家純無純字亦可通淫亦訓大召誥其惟王勿以小
民淫用非彝費誓今惟淫舍牯牛馬皆詞也至毋無罔弗勿
等字可以爲無可以爲有解經者不知爲詞助泥于一字之
義輒如治絲而棼知其爲辭則經之可通十六七矣作釋大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一千三百六十三終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六十四

學海堂

經傳攷證

寶應朱武曹彬著

毛詩上

周南關雎琴瑟友之

毛傳宜以琴瑟友樂之箋云同志為友彬謂釋名友有也相保有也廣雅釋詁友愛親也左氏昭六年傳人亦於汝何有杜注言人不能愛汝也友之友亦當以相親為義

左右芼之

傳芼擇也正義引釋言曰芼舉也某氏曰塞猶拔也呂氏讀詩記引董氏曰芼熟而薦之也傳曰芼以薑桂自是始為異義毛鄭詩攷正中之日芼從艸毛聲菜之亨於肉滂者也芼之言用為劔芼昏義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內則雉兔皆有芼是也彬謂芼之之芼仍當從爾雅毛傳為義蓋流之采之芼之皆一時事不得分先後也如戴君說則左右二字不辭甚矣

葛覃維葉莫莫

彬謂莫莫萋萋廣雅釋訓皆曰茂也毛傳釋萋萋為茂盛釋莫莫為成就之貌因下文有為締綌之事而言望文生義非也

卷耳采采卷耳

彬謂萋萋傳蒼蒼盛也萋萋猶蒼蒼采采猶萋萋蜉蝣采采

衣服傳采采眾多也是采采亦茂盛之貌

召南甘棠蔽芾甘棠

毛傳蔽芾小貌彬謂此取爾雅芾小也之訓以詩義求之殊不然釋名肺勃也言其氣鬱勃也說文市草木盛芾芾然廣雅釋訓芾芾茂也風俗通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東門之楊其葉肺肺傳肺肺猶牂牁也牂牁然盛也市肺沛芾音義並同蓋取鬱勃盛長可以庇蔭也我行其野蔽芾其樛亦取其能庇覆之義故召伯聽訟止舍其下後之人見其覆蓋陳壽三國志蜀先主傳先主含有桑樹高五丈餘望之亭亭如小草蓋輒思召伯之德于不衰若豫章初生可抓而絕何必戒以勿剪伐乎

勿剪勿拜

皇清經解

卷五言詩

宋武曹經傳攷證

二

箋拜之言拔此與上伐敗聲義並同本無可疑唐施士丐創為新說謂拜如人之拜小低屈也讀詩記從之穿鑿甚矣

騶虞

彬謂戴氏東原主許叔重五經異義載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射義所謂樂官備也嚴華谷詩緝已見及此特後出者徵引更詳耳攷賈誼新書禮篇引此而釋之曰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虞人翼五豝以待壹發所以復中也是漢初已主是說

邶柏舟汎彼柏舟

彬謂說文汎浮貌又泛浮也又芝字草浮水上也合諸說觀之可知汎字之義

耿耿不寐

彬謂說文儆戒也廣雅耿耿警警不安也毛傳以儆儆訓耿耿正言其因戒懼而不寐也同聲同訓

雄雉百爾君子不知德行

彬謂百爾猶言都凡也不知德行當知德行也德行卽下文不伎不求之謂

北門政事一埤益我

彬謂一辭也一埤益我猶言埤益我

詳見書今子命汝條下

新臺燕婉之求

彬謂燕婉與凱風之睨睨同毛傳睨睨好貌檀弓華而睨大

夫之簀與鄭注睨好貌說文燕一作睨

皇清經解

卷三頁六

朱武曹經傳攷證

三

鄘牆有茨不可詳也

彬謂詳韓詩作揚廣雅揚說也

不可讀也

毛詩讀抽也箋抽猶出也彬謂廣雅釋詁二讀猶說也

載馳誰因誰極

彬謂因讀如因不失其親之因儀禮喪服與因母同注因猶

親也

鄭大叔于田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毛傳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彬謂磬控縱

送皆雙聲疊韻今人猶謂馳馬爲磬控

唐葛生子美亡此誰與獨處

毛鄭詩攷正曰旣言其夫今不在此又言誰與非義也誰與獨處亦不辭與當音餘誰與獨處與檀弓誰與哭者語同彬謂戴君說善矣玩此詩子美二句爲句中韻美與此韻與與處韻言子美則亡此矣在此者誰與獨處而已反覆嗟歎所謂繁音促節也

采苓人之爲言

正義人之爲言王肅諸本皆作爲言定本作僞言彬謂沔水民之譌言大雅民之訛言說文作民之譌言爲僞訛譌古通用沔水譌言其與書盤庚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沉于眾皆所謂訛言也

小雅斯干秩秩斯干

皇清經解

卷三章六

朱武曹經傳攷證

四

傳秩秩流行也彬謂爾雅釋訓秩秩清也與下幽幽訓深遠對

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彬謂如與而通竹苞松茂當指南山所有者言以興起兄弟之式好非汎作比喻之辭

大人占之

彬謂大人疑卽太卜之職周官太卜下大夫一人掌三夢之法

節南山有實其猗

彬謂猗美也

詳見下

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臚仕

彬謂勿罔罔也勿無之言有也夷常也易也已終也廣雅成也言平易其心適能終竟其事也勿罔君子罔君子也無小人殆小人殆也則無臚仕咸臚仕也

昊天不備降此鞠凶

彬謂備韓詩作庸常也鞠毛傳訓盈疑當訓窮鞠凶與大戾對文詛與凶同咎也

不自爲政率勞百姓

彬謂鄭氏箋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固謬王肅言政不由王出亦得之而未盡也詩之末章以究王詛方歸咎幽王此承上文誰秉國政而言皆責師尹與上弗躬弗親弗問弗任一氣貫注蓋幽王之暴虐由於委任大師而尹氏之罪又

皇清經解

卷三章

朱武曹經傳攷證

五

以委政於羣小凡國之疵民之病悉無關於當軸者之心而崇信姦回屏黜正士遂至罔君子而近小人事無鉅細聽於瑣瑣之姻亞卒至殘民以逞而辛苦墊隘天下陷於危亡而莫之省憂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旣夷旣憚如相齟矣

彬謂從來小人執政柄凡權勢所在未有不相傾相軋者及人主委任已專翕然附和三代以後覆宗絕祀鮮不由此迨觀詩所刺譏則其來久矣

式譌爾心以畜萬邦

彬謂詩中雖究王詛終章猶冀王心化而爲善庶可以畜萬邦忠厚之至也

正月癩憂以瘁

彬謂雨無正鼠思泣血箋鼠憂也爾雅釋詁癩病也經典釋文引孫炎注癩者畏之病也舍人注癩心憂憊之病也

憂心惇惇

彬謂爾雅釋訓惇惇憂也釋文惇本或作熒張平子思元賦何孤行之熒熒兮李善注熒熒獨也

念我無祿

彬謂曲禮曰短折曰不祿大戴禮四代篇大夫曰不祿左氏傳無祿寡君卽世通典引石渠禮議聞人通漢問云記曰君赴於佗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戴聖對曰君死不葬曰不祿則不祿乃尊卑之通稱此言民之無祿陳氏所

皇清經解

卷五 皇清

朱武曹經傳攷證

六

謂猶言不幸也非不得天祿之謂

于何從祿

彬謂從就也祿善也言於何時而獲就善乎引起下文後漢書郭泰傳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但不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卽此詩之義也

俟薪俟蒸

彬謂周官委人以式灋其祭祀之薪蒸木材注給炊及燎麤者曰薪細者曰蒸

旣克有定靡人不勝

彬謂此言人定則能勝天非天之果能勝也蓋天命無常未有不仁愛斯民而欲止其亂使人君有反正之機遇裁而懼

側身修行則天心亦回而嚮之矣有皇上帝豈有所憎惡于其間哉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謬言乃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彬謂山本高而謂之卑二語卽民之謬言也懲讀如荆舒是懲之懲言雖聞謬言而莫之懲也召故老訊占夢對文周官致萬民而詢之一曰詢國危是也蓋是時主昏政亂而朝廷未嘗無人況天變著於上謬言與於下一二老成典型亦或聚族而謀冀有嘉謀之入告無如相習成風阡危亡而莫省君若臣子智自雄如燕雀處堂不知大厦之將覆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維號斯言有倫有脊皇清經解 卷三 亥 齒 朱武曹經傳攷證 七

彬謂此與上章文勢相類謂天四句言宇宙甚寬而危疑交迫側身無所維號不敢不局不敢不踏之言於眾深切著明有條不紊庶幾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奈何今之人智詐漸毒而虺蜴爲心乎

乃棄爾輔

彬謂左氏僖五年傳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號之謂乎呂氏春秋權勳篇虞之與號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高誘注車牙也輔頰也易成其輔頰舌二者有相需之義陸氏釋文引馬注輔上領車也與牙相依攷工記牙也者以爲固抱也有頰之象下文無棄爾輔員于爾輔可見輔與輔之交須闕一不可者也

員于爾幅

彬謂員與隕同言無棄爾輔恐隕于爾幅也

十月之交噂沓背憎

彬謂屈原天問天何所沓王逸注沓合也言小人之情聚則相合背即相憎杜子美詩所謂當面輸心背面笑也

悠悠我里

傳里病也箋居也彬謂里與思同訓悠悠我里猶言悠悠我思耳

兩無正不駿其德

史記引堯典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索隱曰訓順也彬謂駿與訓同書之後德詩之駿德並通馴順也大雅應侯順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朱武曹經傳攷證

八

德是其證

詳見上

莫肯朝夕

彬謂左傳朝夕獻善敗于寡君又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士冠禮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鄭注此暮夕于朝之服賈疏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云暮夕者無事亦無夕法若夕有事須見君則夕故傳曰子革夕子我夕皆是有事見君非常朝夕之事也

匪舌是出維躬是瘁

彬謂上文既哀其不能言匪舌是出不當以出言訓凡屈紬等字皆從出得聲竊疑出字亦同聲同義方與上下文一貫小閔謀猶回通

彬謂謀猶回逾皆雙聲疊韻字謀猶字凡三見其單言謀者
謀之其臧謀之不臧如匪行邁謀如彼築室於道謀是也其
單言猶者不我告猶哀哉爲猶匪大猷是經是也此發端二
語實一篇之大指言之重詞之複皆反覆申明歎息痛恨於
國維之不振將不知所屆也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彬謂匪彼也猶言如彼行邁則靡所臻與下如彼築室於道
謀語意略同

匪大猶是經

彬謂經行也謂舍大道而不行

小宛人之齊聖

皇清經解

卷五章高

朱武曹經傳攷證

九

彬謂左氏文二年傳子雖齊聖杜注齊肅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

箋山高矣人登其巔泉深矣人入其淵以言人無所不至雖
逃避之猶有默存者焉彬謂此說非詩意也高山深泉以喻
君德言人君尊嚴若神臨朝淵穆如山之高如泉之浚一嘖
一笑不以假人則宵小之窺伺自無緣而入如是而言不妄
發發必當理雖耳屬於垣亦有以弭其隙彼讒諂之蔽明何
因而至乎

巧言匪其止共維王之印

彬謂相鼠人而無止箋止容止也共韓詩作恭匪彼也言彼
小人容止之恭適足爲王之病而已

蛇蛇碩言

彬謂孟子人將曰訑訑趙岐注訑訑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蛇蛇與訑訑古字通

既微且廔

傳胥瘍爲微腫足爲廔彬謂既微且廔喻讒人居卑賤之地非必真有斯疾猶新臺之刺衛宣公爲蘧籛戚施也

何人斯爾之安行

彬謂安緩也戰國策安步以當車後漢書崔駰達旨繫余馬以安行卽本此詩章懷太子注安行不奔馳也

我心易也

彬謂易平也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六

朱武曹經傳攷證

十

大東不以服箱

文選思元賦李善注引不可以服箱

楚茨禮儀既備鐘鼓既戒

彬謂戒亦備也互文以見義

甫田攘其左右

彬謂曲禮左右攘辟鄭注攘却也或者攘古讓字當取以詰此攘字毛鄭詩攷正迺謂攘爲援袂出臂恐嘗其旨否不須

若此

賓之初筵矧敢多又

彬謂又猶侑也

隰桑隰桑有阿其葉有難

彬謂難與那同桑扈受福不那傳那多也說文引詩作受福
不儺甚楚猗儺其枝單言之曰那曰難重言之則曰猗儺猶
下文其葉有沃單言之曰沃曰沃若重言之則曰沃沃也
何草不黃獨爲匪民

彬謂匪彼也與四月先祖匪人之匪同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六十四終

皇清經解

卷一千三百六十四

朱武曹經傳攷證

十一

